“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以系统思维谋划作战理论创新

■李 锐

引言 作战理论是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推进作战理论体系化创新是军事理论现代化的关键。实现体系化创新，应善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地、全面地、关联地、分合交替且融合地看待问题，建立形成跨域融合、充分开放、深入实践的作战理论发展新格局。

找准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切入点

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演变，新一轮军事革命全面推进，建设智能化军事体系已成为世界军事变革发展重大趋势。推进作战理论创新，应善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紧跟形势发展，科学审视谋划。

与智能化战争形态相适应。当前，以智能化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正加速应用于军事领域，必将深刻改变人类认知、作战思维与作战方式，引发战争形态的重大发展。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要求创新作战理论并与之相适应，特定的作战理论应当体现特定时期作战的客观规律。战争的物质技术基础不断更新，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不断演化，为作战理论体系创新开辟了新空间。

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适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颠覆性技术集中涌现，诸如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量子科技、纳米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正在加速对作战手段进行全新重塑，成为战争形态演变和军事变革的首要推动力。目前来看，作战理论发展现状尚滞后于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实践应用步伐，应全面准确地把握智能化条件下作战的特点规律，着力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

与体系对抗总特征相适应。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时代战争，整个战争及作战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具有战场自适应、自协同功能，在作战指导上更加强调体系对抗与毁瘫体系，而非传统的消耗战与歼灭战。传统战争及作战理论问题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还原分析、机械组合、线式思维方法。显然，要与智能化条件下作战特点规律相适应，在分析作战问题时，不但要重视对复杂问题的层层分解，还应特别重视以系统整体的方式把握和认识问题。

把握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点

理论创新通常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研究某一具体理论来揭示特定领域的规律，即内容性创新；二是通过建立一定理论思维框架，来表现其内容完整性、深刻性，即体系性创新。以系统思维谋划理论创新，关键是明确体系创新的基本要素，全面而有重点地推进。

立足技术驱动，确立起点目标。科学确立逻辑起点与建设目标，可使研究对象更加清晰，创新活动更加有针对性。以新时代使命任务为牵引，形成对智能化条件下作战特点规律的认识，是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基本指向。主要着眼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立足信息技术解构机械化军事系统阶段，完善信息化战争背景下精确机动夺控作战理论；第二，着眼智能技术催生智能化作战平台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有人/无人作战理论；第三，前瞻颠覆性技术推动新概念武器出现阶段，探索以新概念武器为牵引的新质理论形态。

注重体系设计，重构逻辑框架。现行作战理论，更多的是按照还原论的线式分析思维方法来研究作战问题，明显滞后于当前形势发展，应对现有理论体系进行反思与重构。新时代背景下，作战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应着眼于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注重学科横向互联、理论纵向深化，强调动态更新和开放包容，以适应智能化作战的体系化、网络化和多维化发展趋势。可按照基础理论、样式理论、分域理论和方向理论等模块来进行逻辑架构，这样既能揭示总体性脉络，又能廓清层次关系，还易于依据体制编制情况抓落实。

保持动态优化，创新指导理念。按照系统论观点，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核心理念，其在理论体系中起支撑、制约和指导作用。核心作战指导理念，是关于作战的基本认识，是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概括，对确立具体作战指导和基本战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应该保持与时俱进、动态优化。作战指导理念创新，涉及诸多要素，自然离不开系统思想与系统思维方法。应基于系统思维多角度观察作战演进规律，论证作战体系的相关性；基于对系统结构的宏观性理解，把握作战功能及作战行为的特征；基于对系统要素间的关联性分析，把握作战系统的诸多非线性变化和不确定性特征，动态优化理念创新。

适应发展趋势，突出创新重点。作战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应针对部队现实状况，遵循能力生成规律，突出创新重点。首先，敌我对抗是研究一切作战问题的逻辑起点，摸清作战对手，盯住强敌搞研究，是作战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其次，应善于借鉴复杂系统科学理论，紧盯前沿技术创新，从技术性、机理性视角阐释理论问题，大力加强原创性、预置性、前瞻性理论探索。再次，适应军队转型建设的新进展，加强对以智能无人作战、网络作战等为代表的新质力量运用研究，由基于技术“实践推动”转向基于理论“主动设计”的发展轨道。

扭住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发力点

凡是重大、深刻的理论创新，通常伴随着科学、高效的研究方法途径。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以系统思维加强作战理论创新，关键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发展创新的整体性、协同性、耦合性。

增强顶层设计的整体性。没有整体性的谋划布局，就很难有系统性的视野与思维。作战理论创新发展顶层设计，就是要从系统整体性出发，由点到面展开整个设计，形成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及其之间关系结构的设计过程。现代条件下，理论创新活动涵盖面更广，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工程，越发表现为创新体系或群体行为。作战理论创新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部门、项目、举措都应是基于整体产生，坚持统筹谋划。可按照“整体规划—过程管理—协作交流—评审激励—成果转化”的逻辑链路完善现有机制，使之确实成为保证全面、持续创新的动力源。应着眼理论创新流程，强化招标竞争、监督管理、成果转化等环节，使之有效衔接成一个高效的创新链条。

增强领域之间的协同性。坚持系统观念还必须重视协同性。没有领域之间的协同性就难以做到系统的效能优化。运用系统思维谋划作战理论创新，要对系统各方面周密考察，系统梳理各领域之间的发展现状与相互关系，准确研判各领域的关联性，确保不同领域之间有机融合，推动系统整体协同发展。理技融合的意义就在于，为作战理论研究插上现代科技的硬翅膀，为军事科技研究安装上科学理论的导航仪，实现“技术+谋略”双向融合靠拢，打通理论研究、科技研究、项目研发“三结合”的发展链路，由传统理性思辨转变为综合系统论证模式，使理论创新从经验式转向实验式。

增强各项举措的耦合性。耦合性反映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在整体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性质。运用系统思维增强理论创新的耦合性，就是要使各项举措之间产生互补效应、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使各项举措在一定范围内衔接配合，确保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的产生得益于学科交叉融合和跨界研究，这也是各项举措实现功能耦合、进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途径。应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扩大作战研究视野；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包括思维科学领域的一般性研究方法以及解决作战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特殊方法；同时，也要根据实际需要借助其他领域专家和人才集智攻关，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群策集

战争制胜离不开“哲学头脑”

■胡建新

一个人如果具备认知事物的“哲学头脑”，就会从静止看到变化、从孤立看到联系、从现象看到本质，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历史上，恩格斯未曾直接参与和指挥过战争，却用聪慧的“哲学头脑”准确预测了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略态势、作战进程、会战地点和战争结局。毛泽东更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分析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大家，亲自指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他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等著名论断，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战争领域本身充满着辩证法。尤其是战争中的现象和本质、优势和劣势、胜局和败局、内因和外因等，相互关系复杂，特别不易辨识。同时，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员每时每刻面临着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判断如何转为决策、决心如何变成行动等一系列课题。要准确判断战争中的各种现象，作出正确的决策，一刻也离不开“哲学头脑”。“哲学头脑”强调用全面的、联系的、运动的观点看问题，与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直线思维”格格不入。如果没有“哲学头脑”而用“直线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决断问题，难免出现错误甚至打败仗。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罗斯福、赫尔、马歇尔等美国军政首脑人物都不相信日本会进攻美国，理由是日本人力物力都远远弱于美国，日本要袭击美国无异于自取灭亡。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情报部门发现埃及军队在运河西岸大规模集结，判断其有发起进攻的企图。但以色列军方死板地认为埃军是秋季“例行演习”，对情报部门的预警不予理睬。然而，事实并未按照他们预想的“常规形态”出现，而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演变，美国和以色列均付出了惨重代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高新技术将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战争领域。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就与哲学密切相关。人工智能是涉及数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科学，它既是思维科学，又是思维科学的技术应用。就其演绎推理、归纳过程、专家系统等思维特征来说，既包含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亦蕴含哲学思维。分析人工智能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到，它受着哲学思维的深刻影响和支配，其信息辨别、过滤、筛选、择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哲学中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判断过程，就是相互关联、彼此照应、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演绎或归纳过程。熟悉计算机编程的人，更加清楚这一点，程序中每一个分析和比较、判断和选择、决策和实施、前进和转折的步骤，无不渗透着严谨的哲学思维。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仿人脑的智能，而无论是人脑还是“仿人之脑”，举凡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都是受“哲学头脑”支配的结果。

世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包括战争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对立统一的。任何战争中的困境、顺境、危机、转机，都不是分裂、孤立和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因此，从防御中看到进攻、从危机中看到转机、从困境中看到胜利，是所有军事家都需要掌握的“看家本领”，也是每位指战员都应当具备的哲学素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军事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指战员必须具备“哲学头脑”并将它娴熟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这是增强制胜本领、赢得未来战争的一种“关键素养”。

把握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

■王明哲

挑灯看剑

建军百年之时，是我们党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阔步迈进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应着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始终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抢占世界军事变革先机。通过长期努力，我军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也已取得重大进展。要把握新军事变革趋势与建设军事智能化体系大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紧跟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现实军事斗争和未来战争，创新战争和战略指导，壮大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提高总体慑敌制敌能力。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突出强化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等重点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军朝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阔步前进。

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注重军事理论创新，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紧贴现实军事斗争和未来战争，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以先进军事理论引领军事实践。巩固拓展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深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着力完善机制、理顺关系、提高效能，充分释放改革整体效能，以先进组织形态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走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参谋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注重在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中锻炼提高、考察识别人才，以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方阵托举强军事业。聚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加速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和智能化武器装备发展，以先进武器装备体系提供强大物质技术支撑。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始终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军事实力就跟进到哪一步，确保军队能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考验，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要抓住战略管理这个重点，强固战略管理的责任链条，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高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加快军事力量由数量规模型、人力密集型向质量效能型、科技密集型转变。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还不相匹配，与我国国际地位、战略需求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充分利用全社会优质资源，跨军地、跨部门、跨领域整合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中充分考虑军事布局需求，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刚性落实国防要求，努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从苏炳添刷新男子百米亚洲纪录谈起——

军事训练须跳出“舒适区”

■董 伟

观点争鸣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苏炳添以刷新亚洲纪录的9秒83晋级男子百米决赛。除常规的艰苦训练外，苏炳添的成功得益于不因循守旧、主动求变，得益于勇敢走出“舒适区”，有效突破了训练瓶颈。这启示我们，要想有效提升军事训练水平，也应主动跳出“舒适区”，不断实现自身突破。

沉溺军事训练“舒适区”的主要危害

“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告诉人们，长期处于“舒适区”将会付出可怕代价。同样，练兵备战如果安于“舒适区”，将带来诸多危害。

无法充分释放潜在战力。“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简单招式的训练尚且能够挖掘出不可测量的潜力，何况更为复杂的军事训练系统。但潜在战斗力通常埋藏在“舒适区”之外。如不打破“舒适区”，积极打通堵点、破解难点、突破极点，人装结合、理技融合所蕴含的作战潜力将无法充分释放。

无法有效进阶训练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到应用、从平台到体系的层次进阶性训练是战斗力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军事训练领域的实践运用。各层次的训练实践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稳定的训练状态，而层次的提升有赖于对前一稳定状态的突破。如不跳出“舒适区”，军事训练水平就难以向更高阶段发展。

无法有力支撑战争需求。近年来，“分布式杀伤”“全域战”等作战概念层出不穷，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不断赋能，推动战争形态迭代演变。新理论、新技术催生新战法，新战法引领新训法。如不跳出“舒适区”，乘势而上、主动求变，继续以固有的机械化战争思维指导训练实践，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浪潮将很难占据主动。

形成军事训练“舒适区”的根本原因

在长期训练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的思维方式、组训模式等，易使人们产生依赖心理，倾向于按照自己最习惯、最自在的行为方式行事，从而出现“舒适区”现象。具体而言，有以下原因：

认知局限不知变。视野影响认知，认知决定行为。指挥员因缺乏战略眼光和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理论素养，无法准确判断强敌对手最新动向对练兵备战的新挑战，无法敏锐洞察战争形态变化对训练领域的新需求，致使其思变的认知不足。

规避风险不敢变。改变虽能带来新机，但往往伴随风险。2015年已跑进10秒以内的苏炳添，因改变起跑动作，导致某阶段的训练成绩难以达标。离开军事训练“舒适区”，可能引起单位训练安全风险提升、作战能力下降，致使其求变的担当不足。

固守陈规不会变。固定的训练环境、课目、模式，易使个体或单位形成组训思维定式，从而对训练中的新情况、新需求、新问题缺乏研究分析，致使其应变的能力不足。

跳出军事训练“舒适区”的基本路径

破解军事训练“舒适区”的束缚，阻力重重，需要以明确的目标为方向，科学的方法为支撑，完善的制度作保障。

超前设计引领训。跳出“舒适区”，应紧跟当前军事变革大势，以打赢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战争的能力需求为牵引，研究理论、指导训练。首先，深研制胜机理。紧盯前沿军事理论，研究典型战例战法，深刻领会明压盲、快吃慢、联制散等制胜理念，通过作战理念的更新牵引训练理念的调整，使训练更加符合作战规律。其次，深研反制手段。紧盯作战对手新动向，研究其作战理论、新型武器装备以及军事演习情况等，准确研判新战法、新手段，分析强弱点，研究反制措施、调整训练内容，使训练更加满足备战需要。再次，深研高新技术。技术决定战术，战法引领训法。紧盯智能化、无人化等高新技术装备发展新趋势，研究装备运用新战术、设计训练新课目，使训练更能支撑技战术需求。

创新模式驱动训。跳出“舒适区”，应着眼使命任务新需求、编制体制新特点、能力建设新要求，创新模式、驱动训练。首先，注重单元合成训练。重点是分层分类抓好专业训练，增强模块作战能力；核心是强化融合性，基于任务需要，临机组合抓协同训练，增强单元合成能力。其次，注重体系集成训练。抓好信息系统运用训练，对内聚合自身力量，对外融入上级体系，打通网络信息链路；开展网上指挥训练、实装系统对抗、实兵综合演练，实现各要素有机融合、各单元无缝衔接、各行动有序联动，提高信息力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再次，注重特定方向训练。在按纲抓训原则下，结合战略方向任务，合理拓展训练内容、灵活调整训练比重，跳出“大而全”范畴，突出“专而精”的训练。最后，注重对抗检验训练。根据未来不同作战地域，设置高度相似的训练环境，并充分运用虚拟现实、网络模拟等技术手段增强实战氛围，最大程度实现训练和作战的一致性。

精细管理保障训。跳出“舒适区”，应遵循军事训练客观规律，充分预想情况，加强过程控制，实施精细管理，推动训练有效落实。首先，抓试训论证防“冒进”。设计训练、创新模式，既要备于未战、谋于长远，更要基于现状、立足现实，挖掘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并按照先行试训、评估论证、反馈完善、逐步推开的步骤实施，防止急于发展、脱离实际。其次，抓均衡发展防“内卷”。加强作战能力建设顶层设计，基于总目标制订各作战平台、要素和单元具体训练指标，基于路线图规划各阶段具体训练任务，确保军事训练稳步有序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再次，抓机制完善防“踩空”。探索经验转化机制，打通将训练实践好做法、好经验转化成理论进教材、进条令的路子；完善难题会诊机制，畅通机关、院校、部队协力解决训练难题的渠道，破解训练瓶颈；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合理区分可预见与不可预见、可避免与不可避免的风险损失，科学评估责任，激发创新能动性。